

长篇历史小说

堪称绝代佳人的她，是成吉思汗的后裔，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庄妃，成功辅佐两位小皇帝（六岁的儿子福临、八岁的孙儿玄烨）登基，协助三代皇帝（皇太极、顺治、康熙）统理朝纲；她诱降洪承畴，安抚吴三桂，粉

孝庄皇后

碎整拜集团……她在清廷中的地位不亚于唐代的武则天，却不篡位称帝；她的权势不小于后来的慈禧太后，也没有垂帘听政。她与多尔衮纠缠不清的情爱传说，更是令人唏嘘不已……

陈之喆·著



华夏出版社
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长篇历史小说

堪称绝代佳人的她，是成吉思汗的后裔，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庄妃，成功辅佐两位小皇帝（六岁的儿子福临、八岁的孙儿玄烨）登极，协助三代皇帝（皇太极、顺治、康熙）统理朝纲；她诱降洪承畴，安抚吴三桂，粉

孝庄皇后

碎整拜集团……她在清廷中的地位不亚于唐代的武则天，却不篡位称帝；她的权势不小于后来的慈禧太后，也没有垂帘听政。她与多尔衮纠缠不清的爱情传说，更是令人唏嘘不已……

陈之皓·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孝庄皇后/陈之喆著. -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13. 2

ISBN 978-7-5080-7349-1

I. ①孝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92837 号

孝庄皇后

著 者 陈之喆
责任编辑 高 苏
责任印制 刘 洋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201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670×970 1/16 开
印 张 18.75
字 数 278 千字
定 价 32.00 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

网址:www.hxph.com.cn 电话:(010)64663331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引 子	1
第 一 章 血色斜阳	5
第 二 章 爱的苦涩	15
第 三 章 阴 谋	23
第 四 章 魂飞魄散的宫闱之夜	35
第 五 章 兵者,诡道也	53
第 六 章 捉 奸	69
第 七 章 命运不由天	79
第 八 章 反害了卿卿命	91
第 九 章 壮志未酬	101
第 十 章 谁挽狂澜	121
第 十 一 章 一六四四,历史为女人生新	135

第十二章	雷雨之夜	149
第十三章	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	165
第十四章	断虹桥	179
第十五章	从大清门抬进来的皇后	199
第十六章	野火扑不灭	211
第十七章	母亲的心不如媳妇的泪	225
第十八章	白发人送黑发人	247
第十九章	除鳌拜平三藩	259
第二十章	叮 咛	283
后 记	293



孝莊皇后

引

子

黑夜退去，苏子河谷升起诡秘的晨雾，缭绕的浓雾悄无声息地缓缓扭动着蛇一般的腰身，将杜松的军队团团罩住。河谷里，三米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听见“嗒嗒”的马蹄声和士兵们走路的喘息声。行军直至中午，天色越加阴暗，几乎咫尺难辨，令人心中生出莫名的恐惧。

这是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三月初一，萨尔浒。还是在二月二十五，大明辽东经略杨镐坐镇沈阳，挥动令旗，会同叶赫部和朝鲜李家军，号称二十四万大军四路会攻，大举进攻后金，誓要直捣新生的后金政权——赫图阿拉，除掉万历皇上的心头之患努尔哈赤。出发前，杨镐限令杜松西路军于三月初二与马林北路军会攻赫图阿拉，现在，杜松早到了一天。

鬼使神差，大明总兵杜松的五万军队从沈阳出发，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，到达萨尔浒，这支进攻赫图阿拉的精锐主力，昼夜兼程，一路未遇后金一兵一卒，所到之地如入无人之境，顺利得超乎预想。

“真是天助我也，我杜松露脸的时候到了！拿下努尔哈赤，为大明立功非我莫属！”战马上的杜松仿佛看见自己跪拜紫禁城金銮殿接受万历皇上的封赏。他心头得意，勒住马，回头吩咐副将李林亮。

“传我的令，分兵为二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，我亲率万人进攻界凡吉林崖，不待明日即可拿下赫图阿拉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什么？”杜松沉下脸，心有不悦。

“北路马林军未到，我军孤立突出，现在将军您又将兵力分散，一旦遇敌将会有全军覆没之危险！”副将李林亮抱拳劝道。

“丧气，尚未开战，就言什么全军覆灭！少废话，就这么定了！”

李林亮欲言又止，黯然退下。

透过雾气，杜松面前出现一片黑色的屏障，前哨来报，吉林崖到了。

“停止前进，点燃松火照明，准备炮击吉林崖！”杜松下令。

士兵们下马准备战斗，斑斑点点的火炬燃起，白色的雾气中显现出一排排火光。

一群啼血鸟被火光和人马惊扰，呼啦啦从林中飞起。“不哭啊——，不哭啊——”鸣叫声令人不寒而栗，鸟儿飞入高天而去。

明军的火炮还没有拉响，突然，四面八方“嗖嗖”、“嗖嗖”密集的

箭矢如暴风骤雨般向着光点倾泻而来，可怜的明军士兵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扑腾腾一片片倒在苏子河谷。白雾之中，杜松看见面面战旗闪出，后金的龙旗裹着金戈铁马直逼人面。霎时，河谷里杀声震天，兵器相交，叮当的刀砍剑刺声，嗷啊的奋力搏斗声，其间夹杂着士兵临死前的凄惨哀嚎声。杜松指挥自己的士兵往前冲，可是，没有人听得见他的嘶喊。他策马挥刀杀向眼前扑来的八旗兵，一个又一个，他杀红了眼。就在他举起刀再次砍向前面的敌兵时，就觉得胸口穿过一道寒冷的银光。他不由得张大嘴，一口滚热的鲜血从喉咙中喷出，呈弧形喷向空中。他眼前一黑，滚下战马，杜松死了。

苏子河谷的厮杀结束了，杜松的五万大军真的应了李林亮的预言，全军覆灭。夜晚来临，白天的大雾散尽，墨色星空下，尸横遍野的河谷死一般寂静。几个士兵从死人堆里爬出，他们翻山越岭向西北逃亡，企图投奔马林军队。第二天，又是漫天的大雾，他们迷路了。他们不知，就在杜松死后的第五天，明军的四路兵马，在努尔哈赤“凭尔几路来，我只一路去”集中兵力逐路击破下，轰然败溃，八万明军兵将做了努尔哈赤的刀下鬼。战争扭曲人性，这伙死里逃生的人一路打家劫舍，沦为强盗，几个月后，他们游窜到科尔沁草原，成了祸害牧民的草原狼。



孝庄皇后

第一章

血色斜阳

萨尔浒来的强盗们七扭八歪地躺靠在敖包堆下，望着草原远方的部落。远远的，一个白衣蒙古女孩儿牵着一匹白色的小马，孤独地在草原上走着。女孩儿被高天上的一只苍鹰吸引，那鹰无声地盘旋，越飞越低。顺着鹰的视线寻去，翠绿的草丛里，一只灰褐色的野兔小心地探出头来觅食，蹦蹦跳跳，自得其乐，全然不知鹰的俯视。鹰并不急于扑食，它又扬起翅膀，飞向高空，继续第二轮的盘旋，这只鹰对即将到手的猎物很有耐心。

强盗首领探出头，死盯着越来越远的女孩儿。几个强盗蠢蠢欲动，强盗头子向远处的部落看了一眼，用手按住了同伙，强盗们躺回敖包，放弃了行动。女孩儿从敖包的另一侧向不远的月亮河走去，与强盗们擦肩而过。

一个流浪者的出现救了她。

这是一位老年红衣喇嘛，像草原上的草，弓着腰，左手捻着佛珠，右手拄着禅杖。红衣喇嘛一身风尘，缓缓来到女孩儿跟前。

“阿弥陀佛！贫僧巧遇小施主，不知施主可否施舍？”红衣喇嘛深施一礼。

女孩儿吓了一跳，刚刚只顾看那草丛里的小兔子，不知何时身边突然冒出一个人来。见是位流浪喇嘛讨施舍，小姑娘急忙还礼，窘迫地解下白马身上挂着的银饰，递给红衣喇嘛。

“这位过路师傅，原谅我没有钱粮，把这个拿去，或许可以换些盘缠！”

“谢谢小施主，不知姑娘姓氏名谁？”

“我叫布木布泰，赛桑是我的阿爸。”

“布木布泰，好名字，姑娘，你是天降的贵人啊！”

“谢谢师傅夸赞！”布木布泰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“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在黄昏草原里游荡着的不仅仅有僧人，还有强盗，姑娘早些回家吧！阿弥陀佛，贫僧祝小施主平安！”红衣喇嘛说完，高举佛珠，拄起禅杖，转身向草原深处走去。

科尔沁右翼中旗、前旗之主赛桑贝勒是成吉思汗的后裔。公元13世纪初，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和对辽、金、夏的战争中，一位英俊威猛的年轻人驰骋在漠南蒙古的大地上，他就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大蒙古国“箭圣”——博尔济吉特·哈布图哈撒尔。他的骁勇善战

令敌人闻风丧胆,被人称为“带弓箭的割尔臣”。他的俊朗潇洒使女人爱情燃烧,“箭圣”所到之处,美丽的草原少女们用蒙语痴迷地喊着“科尔沁!科尔沁!”科尔沁弯弓跃马的英俊勇士带走了多少姑娘的芳心。赛桑是哈布图哈撒尔的第十九代孙。

今天赛桑府七岁的小格格布木布泰有些郁闷,倒霉的事全找上她。午后学堂里,老师巴格希哈图正在摇头晃脑地诵读汉儒学《十三经》:“夫孝,天之经也,地之义也,人之行也……孝是诸德之本,人之行,莫大于孝,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,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,保持爵禄……”布木布泰爱看巴格希哈图老师津津有味的模样,本来很抽象的道理,被他抑扬顿挫地这么一唱,就变得有趣起来。阳光从窗洒进帐篷,暖烘烘的空气令人放松,先生的絮絮叨叨变成催眠曲,四哥满珠习礼打起瞌睡。布木布泰坐在后边,教室里老的戴着花镜埋头在一摇一晃地读书,小的托着头在一上一下地迷糊,这样的景象让她想笑。一股顽皮升起,布木布泰拿起桌上的书,悄悄探过身子,对着满珠习礼后背“啪”地猛打一下,又迅速坐回,一本正经地看起书来。这“啪”的一声,先生吃一惊,唱诵声停止,头从书本后缓缓抬起,从老花镜上方翻着眼珠看满珠习礼;满珠习礼吓了一跳,以为是先生戒尺打来,惶惶坐直了身子,迷迷糊糊地看着先生,一老一小呆呆对视,全然不知是布木布泰的恶作剧。布木布泰本想装作无事,可又憋不住要笑,赶紧在心里念叨:“臣民以孝理家”忍住了。

布木布泰正得意,忽听身后“哼!”一声。

“站起来!”

是阿爸!

赛桑老爷原本是找巴格希哈图先生商量给孩子们加课的事情,进得书房,正看见布木布泰在淘气。这个丫头,一点也不像海兰珠,总能想出鬼点子。赛桑贝勒看出来,布木布泰不是一般的女孩子,他把她当男孩儿培养,训斥起来很严厉,这份苦心小布木布泰并不理解。

“你们两个站起来!”赛桑再次命令道。

布木布泰和满珠习礼低头红脸站了起来。

赛桑老爷对一旁惶恐不安的巴格希哈图先生说:“行戒尺!”

“这、这……”

“打!”

巴格希哈图先生看看赛桑老爷,又看看两个学生,举起了戒尺。

下了课,布木布泰手还疼着,更伤心的事来了。大哥吴克善本来说送给她的金丝腰带,就因为阿爸说了一句海兰珠配着比布木布泰好看,漂亮的礼物就没了。

海兰珠仰着美丽的脸儿,露出胜利者得意的微笑,系着腰带在妹妹布木布泰眼前扭来转去,布木布泰眼巴巴地撅着小嘴向阿妈诉苦。

阿妈说:“好马不在鞍鞴,人美不在衣裳,孔雀看自己的花翎,君子看自己的行踪;小布木布泰今生要做好马,做君子,虽然没有金丝腰带,但仍是美丽,因为容让了姐姐,美在心里呀!忍让一小步,换来一片天,谁说这不是好事呢?”

布木布泰觉得阿妈说得有道理,可心里就是转不过弯。姐妹之间要容让,为什么姐姐不让,凡事都是自己让呢?府上的大人们聊着大人们的事,没人回答她的问题,布木布泰决定离家出走。

布木布泰向西方望去,一轮大大的斜阳垂在地平线,万道余晖喷薄而出,草原的葱郁被尽染成血色金黄。为僧人施舍让她心情大好,自己赌气出来,不知家里阿妈该有多么着急,想到这里她悔意顿生,回头寻找那刚刚离去的流浪喇嘛,茫茫草原竟杳无人迹,那红衣喇嘛不知去向。布木布泰好生奇怪,翻身上马,往家里跑去。余晖撒在如繁星般散落着的蒙古包上,令人心旷神怡,书房的沉闷被一扫而光,她忘了挨打的事情,原谅了姐姐,在家的不愉快烟消云散,欢乐重又回到她的小心窝,她一脸阳光。忽然,她发现前方有一团熊熊火光,给草原更添一层血色,布木布泰迎着火跑去。

起火的是一个蒙古包,大火中人影闪动。

“强盗来了!抓强盗啊!”有人大声喊叫着。

几个强盗“嗷!嗷!嗷!”地狂叫,肆意地掠抢着牧民的财物,手持火把的强盗头子骑在马上正在点燃蒙古包。

布木布泰吓坏了,她躲在一座八个哈那的蒙古包后面。草场一片狼藉,粮食、衣物散落在地上,强盗们拖出一个小姑娘,将她捆在拴马桩上。

蒙古包里跌跌撞撞跑出两位老阿妈阿爸,发疯似的喊着:“还我女儿!”

“行行好,还我女儿!”

“求求你，还我女儿！”

强盗头子扔下火把，扬起手中的刀，向跑在面前的老阿爸砍去，“咕噎”老阿爸应声倒下，鲜血横飞气绝身亡。后面的老阿妈扑过去，死死拽住杀人的强盗头子，一口咬住他的手。

强盗头子疼得大叫一声，另一只手扬起锋利的匕首向老阿妈的后心猛地刺去！一声惨叫，老阿妈松开手。又一个强盗上来，挥刀将老阿妈砍成两截，老阿妈滚落在草地上，身下的草浸泡在鲜红的血泊中。

“阿妈！阿爸！”捆着的女孩儿失声大哭，凄厉的呼嚎划破草原。

强盗们蜂拥着扑向不远处另一个蒙古包，远远传出一阵打砸抢的声音。

眼前暂时静了下来，强盗们遗落在地上的火把无力地吐着星星火苗燃烧着，余火发出“嗤嗤”的声音。有一刻布木布泰吓得浑身发抖，幸福安逸的王府格格从来没见过这样残酷的情景，在自己阿爸的领地上强盗们竟然如此丧尽天良！强盗杀人不眨眼的行径让她愤怒。捆在拴马桩上的女孩儿还在惊恐地哭泣着，布木布泰镇静下来，还好，强盗们还没发现自己，她决定，无论如何要救女孩儿逃走！

“别害怕，我来救你！”布木布泰飞身冲到女孩儿跟前，急速地解绳子。

绳扣紧紧的，布木布泰的小手抠出了血，绳扣还是解不开。

快，快，快呀！一会儿强盗们就要回来了！她拼尽全力用牙咬，绳扣还是纹丝不动。

布木布泰急出一身汗，她看见已经有扛着粮食的强盗远远地往这边走来了！怎么办，再解不开绳扣，救人的机会就没有了，她可能会被发现，还可能被强盗捉住！就在绝望的时候，她看到了躺在地上燃烧着的火把，灵机一动，她捡起火把，急促地对女孩说：“别怕，闭上眼睛！”

布木布泰烧断了绳索，一把拉起女孩，两人翻身跳上白马迅速逃离。

远处的强盗发现了她们，穷凶极恶的大汉们呼喊向着她们追来，布木布泰扬起马鞭，长鞭炸响，马儿如呼啸的风，向前奔去。

“逃啊，快逃啊，不能被强盗们追上！”

“伟大的成吉思汗保佑我们吧！”布木布泰心中祈祷着。

当西边那个大大的太阳跳下地平线，黄昏草原变暗的时候，两个小姑娘气喘吁吁终于冲进赛桑府。

远远的，强盗们勒住马，失望地披着血色退去。

被救的女孩儿叫苏莱尔，赛桑贝勒收留了她。

“苏莱尔，你比我大一岁，你是姐姐，我们在一起好吗？”布木布泰搂着苏莱尔的肩。

“格格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苏莱尔会永远跟随你，忠心伺候你一生！”苏莱尔跪下，双手扑地，头深深地埋下去，长拜不起。

“苏莱尔，我带你去见海兰珠姐姐。”

从此，苏莱尔作为随身侍女，跟随布木布泰一生，不离不弃。

十二岁这年，布木布泰有了一个小秘密，来了女人每个月都要有的那个事，阿妈说她长成了。农历六月初六，草绿花红、羊肥马壮，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那达慕就要开始了，正赶上老贝勒莽古思六十岁大寿，科尔沁草原热闹非凡。一个消息让布木布泰兴奋不已，姑姑哲哲一家回来了。

想当年，爷爷莽古思帅“九部联军”合攻努尔哈赤，不料兵败，此后努尔哈赤建州女真势力日益强大，开始绥服蒙古。爷爷与建州女真结盟修好，漠南蒙古科尔沁贵族与努尔哈赤家族和亲通婚，在布木布泰两岁的时候，十五岁的姑姑就带着满蒙部落联姻的使命，嫁给了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——后金四大贝勒之一的四贝勒爱新觉罗·皇太极。

刚刚起床的布木布泰一头秀发来不及扎，急急跑了出去。

苏莱尔追上来，一把拽住她：“我的小姐，这样披头散发去见姑姑可不好啊！”被苏莱尔一说，布木布泰才停下。

“苏莱尔，我们先回去，帮我打扮好再出去！快快！”布木布泰拉着苏莱尔，一阵风似地又往回跑。

在蒙古包拐角处，她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，双方都吃了一惊。

就是这一撞，撞出了一个让布木布泰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人。

布木布泰一个趔趄站住了，定睛看去，这是一位陌生的青年男子，满族骑士装扮，身材高大，英俊帅气。小伙子惊讶地看着她，四目相对，一时都愣在那里。布木布泰想不到那小伙子竟然先红了脸，她就感觉有一种啥东西，先是烧向自己的心，再往上烧向自己的脸，她

猛然想到自己尚未梳理不宜见生人，低头赶紧就走。那人紧忙闪开身，擦身的瞬间，不由自主，布木布泰抬头看了他一眼，那小伙子竟然也正侧着身看她，再次的四目相对使她心儿突突跳起，她不好意思了，一溜烟儿跑回自己房间。

梳妆镜里出现一个满脸通红的女孩儿。刚才那一撞让布木布泰心乱，那个年轻人他在对我笑，是笑我莽撞？他是谁？乱麻麻的感觉弥漫周身。她静下心来，穿上镶着金色花边儿的白色蒙古袍，显露出女孩儿纤细的腰身。布木布泰将秀发用红绸高高扎起，在镜子前照了又照，格外细心，白皙粉嫩的脸上弯弯的柳叶眉，黑黑的眼，高挺的鼻子，小巧的嘴，尖尖的下颚透着俏皮，镜中的女孩是那样的美丽，一切突然变得那么美好。草原上的女孩儿，天地精华养育，纯洁雨露滋润，布木布泰情窦初开了。

草原上，洁白的哈达飘飘，缤纷的彩旗猎猎，领地上的牧民们身着节日盛装，那达慕盛会开始了。一支浩浩荡荡的祭祀队伍缓缓走进会场，敖包披满哈达，萨满神像被高高挂起，祭祀开始了。乐手们吹起雄浑的蒙古牛角笛，喇嘛们焚香点灯，围绕着神圣的敖包，念经诵佛，祈求神灵保佑草原消灾消难，风调雨顺。

布木布泰看见了早上撞见的那个人，他站在姑父皇太极身后，蓝色铠甲战袍，银色盔胄金银镶嵌，头顶一缕红色貉缨分外醒目。她偷偷打量，小伙子身高八尺开外，人长得剑眉秀目，鼻梁高挺，坚毅的嘴角带着男人的自信，年轻的他雄姿英发，格外倜傥。“好帅气呀！”布木布泰心中感叹。

那个人的视线转向自己，视线相碰的一瞬，两个人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别处。布木布泰心怦怦跳，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听见姑姑叫她。姑姑拉着她一起给爷爷行过礼，来到皇太极面前。

“夫君，看看我们的小布木布泰，真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草原花呢！”

爷爷莽古思慈爱地抚摸着布木布泰的头说：“孩子，快给姑父行礼！”

“布木布泰见过姑父，给您行礼了！”布木布泰红着脸施礼。

眼前的女孩儿含羞带笑礼仪大方，大家闺秀，皇太极心中喜欢，笑着说：“小布木布泰，听说你的骑射功夫在科尔沁草原是有名的，好，

今天你参加比赛吗？”

“我要参加。”布木布泰小心答道。

“嗯，一会儿就看你大显身手了！不过，今天我们也有骑手和你比一比，恐怕第一名你是拿不到啦！”皇太极回过头，指着多尔袞，“这是多尔袞，一会儿要和你一同比赛！”

“在下多尔袞见过格格！”多尔袞对布木布泰抱拳施礼。

布木布泰心慌慌的，多尔袞，姑姑的小叔！听姑姑说过，姑父的几个弟弟全都能征善战，其中十四弟多尔袞最有才华，聪明过人，姑父最喜欢他。布木布泰笨手笨脚慌忙还礼，不知说啥才好。

自从早上在蒙古包拐角处撞上布木布泰那一刻起，多尔袞就像被什么夺去了魂儿，他被她的美貌惊呆了。那长长的黑发如瀑布般垂下，那清明透彻的双眼闪烁着爽直的、阳光般的灿烂，一眼就可以看出，这是个纯真而欢乐的女孩儿，她那未施粉黛的脸儿，更衬托了她的白皙柔美。多尔袞没想到赛桑贝勒家竟有这样漂亮的女孩儿，他猜这一定是小格格布木布泰。

赛马和射箭比赛就要开始了，布木布泰一身白色蒙古短装，在众多的男骑手中一花独秀，格外引人注目，她看见多尔袞英姿威武，骑在一匹高大的栗色马上。令发后，骑手们纵马扬鞭，风驰电掣，人人争先，马群扬起烟尘，骏马腾空，如在云雾中飞行。布木布泰巾帼不让须眉，箭一般向前，快到箭靶了，她抽箭搭弓，瞄准射靶，“嗖、嗖”几支弩箭命中靶心。她听见了一阵喝彩，不由得精神抖擞，双腿夹紧马肚，马儿如离弦之箭。耳边风声呼呼，草原空阔，纵横驰骋，布木布泰感受着草原的亲切和驾驭自己命运的力量。激奋的观众山呼海啸，整个草原沸腾了。

多尔袞落在布木布泰身后，起跑时他只顾看布木布泰，骑手们蜂拥般把他甩在身后。飞马射箭的小姑娘箭箭中的，激发了他的斗志，他的箭也支支射中靶心，赢得了阵阵喝彩。多尔袞全力驾驭住他的栗色马，使劲地拉着骏马的缰辮，迅速追过四位骑手，前面还有一匹马，他就可以追上布木布泰了。然而，在他前头的骑手一直和他保持一定间隔，一步不让，骑手身下那匹同样栗色的母马如轻燕随行，母马的屁股在前面轻快而又有节奏地攒动，仿佛在诱惑着身后的雄马。

多尔袞的马速慢了下来，和着母马的步伐悠悠地跑着，不再发力。多尔袞有些着急，狠狠地磕了下马肚，马儿快跑起来。前面是一